

綱鑑會纂卷之五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

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

鑑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冬十月沛公至灞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組天子之誼也繫頸者以示降服欲自殺也

封皇帝璽符節

降軹道旁

軹音只軹道在雍州萬年縣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公以
德行仁

蕭何收
秦圖籍

丘瓊山曰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灞上秦王

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矣

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

秦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

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

圖籍律令圖書載民之戶口

以此沛公得其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陳潛室曰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

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朱沛國曰

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脩保天下之道非

樊噲諫

還霸上

樊噲起屠狗從事
行間乃有留居之
諫功不在蕭曹下
開代英材識見固
當如此

沛公還軍霸上

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燭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收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於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鑑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

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

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繪之精白者素謂無未飾也資籍

也欲令沛公反秦奢麗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

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郭大有曰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

移其心志漢業致王之基造端於此不然帝心荒淫敗度將不
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見豈不出于下哉

沛公人咸陽除

秦苛法

約法三

章

吏民安堵如故

沛公師為有名

漢世不并之典

綱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鑑沛公召諸縣父老豪

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人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者死治以死罪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鬪傷人不文死也及盜謂及為

盜者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餘悉

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安堵謂將士皆安然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饗軍士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書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

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兩漢之興宜哉

陳潛室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

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尹起莘曰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為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誅無道秦

矣至此還軍灞上除秦苛法拘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啻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然者就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監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新安新安城在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而獨與章邯及長史**

欣都尉翳人秦

胡致堂曰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許不可以法持

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而爲之以處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殷之餘衆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逮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摩至於三紀然後不變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成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

口公以
吳守關

何哉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

掠而東○鑑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關項羽號秦降將章

邯鄲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

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黔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

進至戲戲許宜反戲水饗士卒欲擊沛公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字也素善張

良按史記伯移良人良嘗活之夜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有急亡去不義入具告因固要伯人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禮器也上酒為稱

志不在

小

項伯見

張良

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請自來羽處罪而謝伯去具以告羽因言曰入有大功擊之不

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數目謂頻數動目以諭之舉所佩玉玦玦音決以示之者三玦玉佩也如環

有玦示以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

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

盾兵器所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瞋音噴怒張目也目眦盡張裂眦音際眼眶也裂破也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卮酒器容四升大卮容一斗一生彘肩噲立飲嚼之嚼食也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大卮容一斗一生彘肩噲立飲嚼之嚼食也羽曰壯

謝羽鴻

門

舉玦示

之者三

項莊拔

劍起舞

樊噲擁

盾入軍

門

同蓋
卷五
漢高祖

范增於項羽雖未
至言聽計從然尊
曰亞父君臣非不
相得者乃入關以
前既不聞阻其阬
秦降卒入關以後
又下聞阻其屠燬
咸陽而斤斤於舉
玦舞劍以除沛公
微論王者不死所
見抑未已

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

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人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

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細人指曹無傷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

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

何辭為遂間行趨灞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奉白璧三雙獻將軍下

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次也謂范增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

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豎子斥項羽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

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

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書法上書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計坑

商沛公
見羽鴻
門與項
羽不渡
鳥江得
何如

降卒一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莘曰

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藉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

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鴻臚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陳止齋曰

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

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宴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宴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濫怒焉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丁南湖曰

羽之不君甚矣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而哀范增焉以成敗論人者病增之欲害沛公或病夫羽之惡增不諫

又不去殊不思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奚惟乎其欲害之也且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諸疑登不欲諫哉柰羽之驚悍不聽耳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直以信等

事二君非義也是以終身為楚而卒死於讒此真可哀矣或曰伯之
為漢如彼其著迹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之詭譎而羽之
龐暴適墮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良以計授之客矣豈羽之
識也又羽之殘刻必不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家庭之親得為內賓之
本及羽敗垓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他
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伯不死羽不
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
如伯者亦以勸夫忠如增者

趙氏曰

秦自孝公后門之戰至赧王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沉死之數
一百九十八萬八千賢始皇恭併六國又不下五十萬使聖

賢封域悉為丘墟聖賢子孫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建阿房東填大
海北築長城焚聖人經書坑戮儒生巡游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
虐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於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
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
宗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以伸億兆之恨當
時天下之人未必不懽然稱快也作史者以此咎羽豈不謬乎

韓生說項羽曰

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阻山帶河謂山關險阻如
被河渭之圍繞如帶四塞

謂東函谷南武關西烏
關北黃河是為四塞

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

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聲漢書作衣錦誰知之者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也雖着人衣冠心不類人喻楚人性燥暴也羽聞之烹

韓生

司馬公曰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

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

放弑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

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

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

秦之

險哉

陳正齋曰

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籌議者多咎項

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

開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

足以限漢雖高枕於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

夫債軍降虜非僕之敵楚之返旆未卷而劉季已却而奪之矣羽不

重金襲

所以用之

陽尊懷
王為義
帝

能止而徙王鄭昌於韓以為西蔽終亦以飼漢
而已明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綱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目**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復也

蓋項羽欲王關中故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
先復命於懷王也

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陽外也命猶

尊懷王為義帝而
內實不奉其號令

袁了凡曰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
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揮置諸將若素君臣然雖羽之

慄悍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
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具焉及羽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

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
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綱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監**王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誦解講和也解折伏也已然

諸將立
天下王

戰國紛爭黎民塗炭蕭何於漢主失職憤怒時首言養民致賢其識有大過人者烏可以刀筆吏少之

漢以蕭何為丞相

高祖能勇能怯

已和又惡召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南鄭漢中都郡邑今與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

塞漢路曰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

諫曰誦於一人之下誦通作日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伸字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

分關中地而王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

胡致堂曰人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

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

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

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乎

木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羽終為高祖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封於漢中也如

漢高祖

亭長卽

蕭何之

謀

問高祖

就漢中

項羽恥

王江東

得失何

如

張良燒

絕棧道

漢遣張

良歸韓

蒯侯善

藏其用

固不勝其忿及聞蕭何言卽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衆還取三秦以
成漢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彘船待之
以爲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此卽蕭何之謀耳使羽能
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
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
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必
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鑑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中縣名漢王遣良歸韓

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日諫反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柵而以備

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朱晦庵曰荀子云智哉蒯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以爲韓報秦

也既秦於是置沛公閑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
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

臣可
見矣

下南湖曰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

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
材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焉此程子之語鮮能道及者也

西楚殺韓王成

張良復歸漢曰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

殺之良遂問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書法

前歸沛公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
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於爲韓已矣

尹氏曰

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
歸漢則子房始終爲韓之心益暴自於天下

三初淮陰人

淮陰秦縣名今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

漂聊妙反以水打絮爲漂飯
扶晚反飼之也令其自食

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

食譜曰飼吾哀王孫而進食

王孫如言公子豈望報乎出

子房始
爲韓

張良復
歸漢

入好佩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胯下勝苦下反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俛音免蒲蓬連反亦作匍

伏地也以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

于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歸漢為連敖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也坐法當斬信仰

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不斬與

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治粟都尉秦之官名職掌倉庫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南鄭漢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

歸多道亡者信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

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

滕公釋

蕭何奇

國士無